

大河春秋

(六场话剧)

鲁彦周 江 深编剧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.7



大河春秋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67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1}{2}$ 插页 4

1978年6月北京第1版 1978年6月湖北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638 定价0.28元



第一场 周驯洪对资产阶级插手治淮，愤怒提出质问。



第二场 方震扬动员凤妮参加治淮斗争。



第二场 方震扬拒绝在资本家的承包合同上签字。



第三场

方震扬启发
老工程师放下包
袱，轻装前进。



第三场 方震扬讲述镇水铁牛的故事。



第四场

方震扬与曹
西城展开激烈的
辩论。



第五场 柳姑发现潜伏特务。



第六场 方震扬审讯特务、匪徒，揭发曹西城执行的错误路线。

人 物

方震扬——三十四、五岁，解放军某师参谋长，后为望淮口工地党委书记兼总指挥。

周驯洪——二十多岁，淮河上的青年渔民，民工队长。

冯 成——三十岁左右，望淮口工程副指挥。

关林泉——二十五、六岁，解放军某师侦察连长，后负责工地保卫工作。

柳 姑——三十二、三岁，方震扬失散的妻子。

曹妈妈——六十多岁，曹西城的母亲。

梁 桢——二十三、四岁，女技术员。

尚 颖——五十余岁，工程师，水利专家。

万 坚——三、四十岁，工人。

周老爹——六十来岁，周驯洪的父亲。

凤 妮——十八、九岁，农村姑娘，民工。

刚 子——十七、八岁，农村小青年，民工。

拴住妻——二十七、八岁，农村妇女，民工。

拴 住——三十余岁，民工。

群众、干部、战士们、志愿军归国代表等。

曹西城——四十余岁，地委常委，临淮地区水利工程部
部长。

丁丽娟——三十岁左右，曹西城的妻子。

马陆安——四十多岁，上海马福记营造公司经理。

丘 郃——四十余岁，工程处副处长，敌特。

屠和尚——四十多岁，国民党残匪。

序 幕

〔风云怒卷——

〔千里淮河，急流奔腾，浪花飞溅。

〔在滚滚的浪涛中，出现剧名：大河春秋。

〔浑厚有力的朗诵声：

“淮河，汹涌奔腾的淮河，一泻千里，奔流不息。滔滔巨浪，迸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。这声音诉说着千百年来淮河两岸百姓的苦难与悲痛；这声音也唱出了解放后两岸人民的斗争和欢乐。今天，我们要用淮河的浪涛，奏一支无产阶级战斗的颂歌——

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治淮工地上。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的岁月，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，中国人民正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、封锁，面临着洪水、灾荒和国内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，就在这个严重时刻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作出抗美援朝英明决策的同时，下令根治淮河。顿时，淮河两岸，千军万马涌上了工地。在这个新的战场上，又迅速展开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搏斗……”

〔风声，涛声。

〔渐隐。



第 一 场

〔一九五〇年，深秋。〕

〔望淮口。背景是一座不大的山，山脚有座破旧的禹王庙，门旁挂着“望淮口工地临时指挥部”的牌子。庙前有棵粗壮的榆树，树桠伸向天空。〕

〔清晨，寒风呼啸，淮河上浪涛汹涌。远处，火车的汽笛声、军号声以及码头上卸货的吆喝声，组成了一种热烈的音响。〕

〔幕启：台上人来人往，有扛物资的，有打着红旗去工地的。榆树上、禹王庙的墙上都新贴了醒目的标语：“响应毛主席号召，治好淮河！”“以治淮的实际行动，支援抗美援朝！”〕

〔一队青年人背着背包走上来。〕

青年甲 (望着这热闹场面感慨地)喝!你们看,这个场面,多动人啊!

青年乙 是啊!想不到解放才一年,毛主席就下令治淮河!〔周老爹,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,正在整理物资,他高兴地看着这些年轻人。

周老爹 (对青年们)这是毛主席对咱淮河人民的无比关心啊!

青年甲 不仅是关心,而且是多么伟大的魄力啊!一面打仗,一面救灾,一面还决心搞这么大的建设,只有毛主席才能做得到啊!……

周老爹 小伙子,说得对啊!你们的大学生吧?

青年乙 对,提前毕业,赶到淮河上来了,我们要到柳河集去。

青年丙 老爹!这里还不是柳河集?

一工人 咱这里是望淮口,是地方上的工程。柳河集在东边,那里千军万马,规模比这里可大得多!

青年甲 啊!走,快报到去!(下)
〔军号声。接着,传来一片马蹄声。

一工人 看!又有一批志愿军在过河!

周老爹 (感叹地)唉!又是灾荒,又要打仗,真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操心啊……

〔拴住挑着行李,拴住妻背着孩子,同上。

拴住妻 (高兴地)老爹!

周老爹 啊,拴住,你到底来了。

拴住妻 这个榆木疙瘩！大伙都响应号召，争着来治淮，他偏要把孩子背出去逃荒。说啥，水是老天爷下的，人咋能把它治好。还说……

拴 住 孩他娘，你……

拴住妻 咋啦，不让俺揭你的疮疤？

周老爹 拴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不想想，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怎么关心俺们的。解放刚一年，遇上了大水灾，美帝国主义又侵略朝鲜，国家多困难啦！可毛主席还下命令修治淮河，俺们淮河边上的，不响应号召参加治淮，能对得起毛主席吗！

拴住妻 （对拴住）你看看周老爹，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儿子让大水冲走还不知是死是活，可他挺着腰杆，为治淮的事儿忙得两脚不沾地，比比他老人家，你难道不愧得慌？

〔刚子急上。这是个十七、八岁的小伙子，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。

刚 子 （急切地）老爹！老爹！

周老爹 啥事，刚子？

刚 子 驯洪哥回来啦！

周老爹 驯洪回来了？

拴 住 他不是被水冲走了吗？

刚 子 （眉飞色舞）咳，他这个小龙王，老龙王可请不动他，他是赶着大水浪头刻禹王台前那个小鱼去的。

拴住妻 刻小鱼？

周老爹 (喜悦地解释)这是俺家的规矩,从我爷爷开头,每年淮河水涨到哪里,落到哪里,都要给它记上一笔帐。在禹王台上刻上一条小鱼作记号。(感慨地)如今我老了,驯洪他又接上了!

拴住 搞这些有啥用?

周老爹 啥用?当年马福记要在这里造闸,咱们不就用这些跟他们斗过!

拴住妻 (对拴住)还问呢!你要有人家驯洪一半心思,俺也不天天盯着你吵了!

刚子 走吧,俺们去看看驯洪哥去。

[周老爹、拴住夫妻、刚子等同下。

[有顷,丘郃和几个工作人员上。丘郃有四十多岁,穿了件半旧的呢大衣。后面跟着的人扛了块牌子,丘郃做了一个手势,一人把牌子挂上,上面写着:“马福记营造公司望淮口办事处”。

[部队行进的脚步声。丘郃他们向那边望望,走进禹王庙去了。

[关林泉和一些战士上。

关林泉 (招呼过路的工人)同志,你看到一位志愿军到这里来了吗?

工人 (笑起来)志愿军?那多啦!他们过淮河北上,一批又一批 成千上万……

关林泉 我问的是位志愿军首长,大大的个子,披了件旧军大衣,只带一名警卫员……

工 人 (想起来了)是不是浓眉大眼,大衣上还有补丁,见人和和气气的?

关林泉 对 对,他在哪儿?

工 人 不知道。早晨,他在这里和老乡们谈心,和咱也拉呱了几句,后来驾着一条小船到禹王台那边去了。

战士甲 真怪,眼看兄弟部队都走了,咱们参谋长倒有心思去看淮河水。

关林泉 听说,五年前,咱们参谋长在这一带负过伤,多亏了淮河边上一位姓曹的老大娘把他背回家,养好了伤。说不定,参谋长是去看望曹大娘了……

[火车汽笛声。

战士乙 瞧,三营又走了!

战士丙 这样下去,咱们到朝鲜,只能吃人家剩下的。

战士甲 唉,让咱们待命,待到哪一天哟!

关林泉 (火了)发什么牢骚?仗还有得打呢!

战士甲 关连长,你不急?你要是不急,干吗总是瞅着手里的这张朝鲜地图?

关林泉 (发觉战士们偷偷笑他)笑什么?立正!走,到河边去。

[周驯洪上,和关林泉他们交臂而过。周驯洪有二十来岁,魁伟壮实,虎虎有生气。他穿件破棉衣,身后跟着周老爹。

周老爹 大伙都以为你已经不在了。有人说亲眼看见你被浪头压下去,再也没有起来。

周驯洪 (爽朗地)浪头才压不倒我呢！我就是怕湿了这张图。(掏出一卷图纸，打开)

周老爹 你马上就送给他们？

周驯洪 (整理图纸)对！咱们祖祖辈辈就盼着这一天，盼望着有一天真能把淮河治好，治成象大伙常讲的，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。这回毛主席下令治淮，咱们的希望就要实现了 现在，(扬扬手里图纸)该它派派用场了。

周老爹 (接过图纸抚摸着)这不光是咱祖祖辈辈的希望，还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啊！

周驯洪 (想起什么)爹，凤妮呢？她来了没有？

周老爹 凤妮？她……

周驯洪 她怎么啦？

周老爹 唉，前几天，她来到这里，听说你被大水卷走，眼都哭肿了。后来听说，她要到工程部去找工作，不知怎么，再也没见她回来！

[丘郅和一工作人员从禹王庙走出来。

周老爹 (小声)驯洪，他是指挥部的！

周驯洪 (抬头打量丘郅，看到了指挥部那两块牌子，突然变色)爹，那门口咋又挂上了马福记的牌子？！

周老爹 马福记？

周驯洪 牌子上清清楚楚写着：马福记营造公司望淮口办事处！

周老爹 天！这到底是咋回事？为啥马福记又到了望淮

口？

周驯洪 我问问去！

周老爹 驯洪！

周驯洪 （上前，突兀地）你是管工程的吗？

丘 郃 （打量周驯洪）你是……

周驯洪 民工大队的，俺姓周，叫周驯洪！

丘 郃 周驯洪，怎么取这个怪名字？

周老爹 是这样，同志，在望淮口治洪水。是俺们多少代的心愿。民国二十年发大水，俺们一家人逃荒，他娘倒在半路上，临合眼，给他留下了这个名字。

丘 郃 （不感兴趣）唔！有什么事吗？

周驯洪 我想问问，咱们指挥部门口，咋又挂上了马福记的牌子？

丘 郃 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
周驯洪 马福记在国民党导淮的时候，就来过望淮口。他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包庇下，为非作歹，把乡亲们的血都喝尽了，现在怎么又让他来望淮口挂牌子？

丘 郃 这是政府的事，政府有政府的政策。小伙子，别随便乱说！

周驯洪 （固执地）可是咱们现在要他马福记干啥？

丘 郃 不是讲过了吗？政策！他是资本家，不是地主。

周驯洪 我还是不懂，咱们望淮口……

丘 郃 （烦了）你怎么老是盯着我，我是管工程的。

周驯洪 啊！那……那我就找你讲讲工程上的事。